

第八回 村學究山舍作歪詩 富監生茶坊傳喜信

詩曰：

哲人日已遠，斯文漸投地。
學究如嵩林，紛紛起角利。
不識四書字，安解一經義。
騙得愚父兄，誤卻佳子弟。
鶴糧惜養鶩，鹽車負騏驎。
感慨灌花翁，擊碎玉如意。

話說胡楚卿，別了俞彥伯，一路行來，見個少年，也是一主一僕，好生面熟，同行了三十里。那人問道：「兄不是敝府口氣，今往何處？」楚卿道：「小弟原是鹿邑，有事來拜俞大尹。」那人拱手道：「失瞻了，小弟正要往歸德。」楚卿道：「如此同行了，請問尊姓？」那人道：「小弟姓吳字子剛，本縣人。」楚卿就曉得是前日縣堂上要殺妻子的吳監生，所以有些認得。子剛道：「兄尊姓大號？幾時到這邊？」楚卿道：「小弟姓胡字楚卿，來此數日，今日纔別得。」子剛肚裏也曉得楚卿知道他的事。二人又說些閑話，不覺行至上蔡。

楚卿叫蔡德去訪沈家，就同子剛上了舊店。少頃，蔡德回復道：「沈老爺已於二十八日赴任去了。再問豆腐店，他說：『你是那裏人？』我說是鹿邑人，要訪鄉裏姓吳的。他說：『喜新不知那裏去了，夫人小姐甚是念他。臨行，朱媽媽寄一封字要與他，說若有喜新鄉裏來問，就可寄他。你今既是喜新鄉裏，我把這封字寄你與他。』如此，我拿回來。」楚卿看封皮，是二十七夜封，內寫：「撇下衾兒，若不圖後會，便是無情。」也不寫那個名字。細認筆跡，乃是小姐的。把《春閨》詩拿出來一比，雖是真草不同，而風雅無二。因想起小姐，書欲寫而難寫，名欲露而不敢露，待撇下而不忍撇下，故寫這個字來。真好傷感也，又下起淚來。子剛道：「祇有何心事尚有地於弟者？」楚卿道：「此腸欲斷，不能細談，明日路上，大家一訴。」子剛遂喚主人，多設酒饌散悶。

明日途次，楚卿道：「兄事弟未番其始末，若不見棄，一談何如？」子剛道：「天涯知己，見笑何妨？」遂把父母如何作家，如何死法，原配賈氏如何賢慧，如何憎厭，細細說了一遍，說道賈氏抑鬱而死，也哭起來。楚卿道：「後來如何？」子剛道：「後來續娶的，就是前日之婦，做出這事來！」楚卿道：「尊意如何？」子剛道：「已勘破紅塵。天知道報應不爽，酒色財氣不可認真。嚮有小典在京師，先父是三分息，今弟去算清前帳，以後一分五厘息了。更有貴府鹽店，借銀四百兩，要去取討。」楚卿道：「兄有此家私，令堂無人奉侍，還該娶一房纔是。」子剛道：「就是要娶，在本處亦無顏，待典中算帳回時，要在那郡置一莊宅，同母親移居，再作區處。」楚卿道：「這也高見。」就把自己父母早亡、尚未受室、今在上蔡前後事情，細說一遍。子剛道：「如此看起來，弟與兄異途同轍了。但替兄想來，那夫人說無白衣女媧，來年就是科場，吾兄發憤，博得黃甲。那時，肯與兄便罷，倘若不肯，小姐有水晶帶玦、親筆詩在此，祇說他賴婚。約了同年，共上一本，聖上作了主，奪也奪他過來，今日何須愁悶？」楚卿見說得有理，心上暢快。一路上言語投機，遂成莫逆。

及行近鹿邑，楚卿道：「小舍就在前面，若蒙不棄，屈駕光降，結個知己何如？」子剛道：「弟亦有此意。」遂同至楚卿家，合家接見。楚卿打發蔡德妻子回去，就辦三牲祭禮，與子剛結拜為昆弟。子剛年長為兄，楚卿置酒款待。盤桓兩日，子剛道：「貴處民風古樸，甚可卜筑。兄園左有隙地數畝，弟欲奉價建造幾間房屋，與兄居止相傍，未知允否？」楚卿道：「弟若得與兄為鄰，平生之大願也。弟原有樓屋一所，離此三里，暫典與寒族，就送兄居住，何以價為？」子剛道：「若得如此，兄旋踵時就變賣田產，同家母到宅了。」楚卿大喜。明日臨行，子剛道：「八月準到此處。弟若要問信，可到府前廣貨店汪景成家便知，他不時有人來往。」說罷，兩人拜別。

自此，楚卿深信子剛之言，發憤讀書。真個是足不窺園，身不出戶，讀至四更，猶吟哦不絕。光陰梭擲，不覺重陽節近。管家周仁來到書房，見楚卿沉思默誦。周仁連叫三四聲，總不聽見。直待拿朱墨來磨，再叫一聲，方纔看著。周仁道：「相公如此用心，決然大發。但明日是個佳節，該出去散一散步。」楚卿道：「不是你提起，我倒忘懷了。我原約一個朋友，明日可順便到府前問信。」

次早起來，下起細雨，至初十日晴了。楚卿同清書上了牲口出門。但見金風颯颯，衰柳淒淒，已是深秋氣象。行了三十餘里，天氣暴熱，一片烏雲西起，忽然下雨。望見山坡下有個竹林，幾間茅屋，楚卿急來躲雨。來倒門前，下了牲口，忽聽得裏面讚道：「雖子建復生，不過如此。」楚卿就踱進去。卻是兩間敞屋，半壁疏籬，幾盆黃菊，倒也幽雅。有兩個老年，一個少年，在那裏飲酒。桌上五六個碗，已吃得精光。拿兩幅字，側頭擺腦的稱獎。

忽見楚卿走進，大家立起身來，拱一拱道：「請坐。」楚卿道：「小弟是偶然躲雨，請各尊便。」那一個道：「小弟因昨日下雨，不能紀登高之勝。今特約兩位知己在此，挈盒補數，限韻賦詩。但瓶已虛矣，不敢虛屈了。」楚卿道：「既如此，必有佳作，敢借一請教。」那一個道：「兄也曉得詩麼？」楚卿道：「雖不曉得，卻也讀得出來。」又一個道：「這位姓高，是個宿儒，一個徽州大店裏，請他教兩個兒子。弟姓趙，在前村訓蒙，因初八日高先生放學回來，路上買一隻鶻鵲，約小弟昨日要來賞菊，就以鶻字為韻。不意下雨，未曾一樂。這一位姓邳，是青年飽學，住在城內，就在城中處館。昨日到這邊岳家，要領夫人回去。所以弟兩個各出酒饌在此，屈他來作一首，效金谷園故事。既兄曉得詩，必定是有意思的了。」遂遞過姓高的詩來。楚卿看題，是「雨中尋菊」，再看上面寫著詩道：

七三塗獵撿之鶻，搗也煮妻椒炒精。
菊箭倒風雙袖酒，雞糖濺雨一襟錫。
賓王昔日無三友，陶令今年有四甥。
樂矣歸歟哩不見，問狸光慣瓮砵秤。

楚卿念了三遍也不明白，祇得問道：「小弟學淺，不但不明其理，要求逐句講教，這『哩』字也不識。」高先生道：「兄弟纔說

識詩，故此與兄看，今兄看不明白，要我講說。孔子云『誨人不倦』，我若不肯，就是吝教了。這『哩』字是『筊娘切』，在《海篇》，夫『哩』者，『哩咄』也，哩咄者吃物而脣動聲也。第一句『七三塗獵撿之鷓』，前日，弟解館回來，塗路上遇著個獵戶，拿許多雉兔獐雞，弟以七分三厘銀子撿一隻鷓鴣買了，是這個原故。第二句，買到家裏，擣去毛，先將水煮一滾，老妻就取起切碎，放些椒料炒著，精品不過，所以說『椒炒精』。第三句，要曉得未種菊，先插竹，昨日因虛了趙先生之約，到一個鄰家賞菊，正在花下飲酒，忽然一陣風來，竹筍吹倒，劃潑了半壺酒，老夫雙祇衣袖沾得甚濕。故云『雙袖酒』。『雞糖濺雨』者，那些雞，一嚮躲在菊花下，放的糞也有乾的，也有白的，也有一樣色爛如餛飩的，那急雨濺起來，急去收拾碗碟，看衣襟上濺滿了，故云『一襟錫』。至第三聯，是個古典，昔日駱賓王尋菊無三友者，不曾有趙先生，邳兄與老夫三人也。當初陶淵明最愛菊花，為彭澤令，古人每以海棠比西施，老夫即以菊花比淵明，是巧於用古處。上半年，敝鄰在朋友處分得一根回來，今年產了四芽，可是生了外甥一般。末兩句是照應起兩句，賞了菊，吃了酒，樂而歸去，還剩下那鷓鴣在家，老夫正要想哩咄哩咄再吃些，不意不見了。問起拙荊，他道鄰家有個狸貓到舍偷食，不管多少，一吃就精光，竟是吃慣了。如今把鷓肉藏在瓮裏，將砧秤蓋好，又恐扒開了，故云『問狸光慣瓮砧秤』。你說這詩好麼？」楚卿笑道：「果然妙。」高先生道：「趙先生，你的佳作，一發與這位看。見得我們為師，俱是實際，不比那虛名專騙人家束修的。」趙先生對楚卿道：「看詩，有個看法，須要認題。高先生吃鷓肉，是做死的，我作活的，不可一例看。」楚卿道：「有理。」祇見他的詩，寫著道：

菊邊歇下一隻鷓，濺濕衣毛活似精。
趕他邇邇像趕鴨，吃他連喋如吃錫。
兒驚磕碰尋老子，婆見吱喳叫外甥。
十六雙棋去得盡，剛剛剩得光棋枰。

楚卿看了好笑，祇得讚道：「妙！這位邳兄，一發請教。」邳先生道：「兩位先生是前日作起，小弟是今早約來，方得作起，已有兩句了。」遞與楚卿，道：「小弟是不做鷓鴣，作鷓鴣了。」楚卿接來一看，祇見寫道：

菊花枝上巢鷓鴣，花葉啄完光打精。

楚卿見他年少，忍不住道：「詩思甚佳，祇怕鷓鴣未必做巢在菊花上。」邳先生笑道：「兄祇識得幾個字，就要批評人。《千家詩》上說『得食階墀鳥雀馴』。鳥雀既馴，難道鷓鴣做不得巢？輕易批評人者，此亦妄人也已矣。」楚卿道：「領教。」意欲別出。趙先生道：「雨雖止了，地上猶濕，兄既曉得詩，也作兩三句何如？」楚卿道：「要作何難？」三人便去拿紙筆墨硯，鋪在桌上。楚卿坐首，三人到背後，俱把眼瞅一瞅，看他做些甚麼出來。孰知楚卿，提起筆來，不待思索，一揮而就。詩曰：

溪頭雨暗下飛鷓，踏屐籬邊致自精。
看去離披如中酒，食來清遠勝含錫。
臨波洛女窺行客，灑淚湘妃覓館甥。
帶濕折歸鼓一局，幽香染指拂揪枰。

楚卿立起身來，道：「呈醜了。」高先生道：「作不出麼？」楚卿道：「完了。」三人不信，走到近前一看，果然完了。都說：「這也奇！」念到第三句，高先生道：「這『中酒』二字不通，那有菊花會吃酒？」大家都笑。念完，再念一遍，覺得順口不俗，且做得快，不像自己苦澀，有些嘴軟起來。姓邳的道：「真是仙才，兄在何處處館？」楚卿道：「不處館。」趙先生道：「兄該處一館。若要美館，有個舍親，祇有四位學生，館谷與高先生差不多，足有八擔大麥。」祇見清書進來道：「相公，路乾了，早些去罷。」楚卿遂拱手與三人作別，上了牲口，一路好笑。明日，到歸德府，正欲進城，祇見茶館內一人叫楚卿：「賢弟那裏去？」

未知何人叫他，且聽下回分解。